

8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T 9297/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繼襲

夫五材並用去兵之甚難四國于蕃謀帥之為重中
葉而下乃有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代領其眾以濟厥
功者矣若夫世篤忠烈家傳武畧績乃舊服嗣專征
之柄聿脩厥德振象賢之業克嗣前烈不墮家聲者

斯可稱焉至於雖讀父書未練軍政紆恩澤之拜總
麾符之重徒藉世資非繇德舉茲亦膠柱調瑟之謂
歟

吳孫瑜漢末爲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
萬餘人建安二十年瑜卒時弟皎爲征虜將軍督夏
口又并其軍皎善於交結委盧江劉靖以得失江夏
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傾心親待
莫不自盡二十四年皎卒弟奐代統其衆以楊武中
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
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其善嘉禾三年奐卒

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兵統兵領郡赤烏六年承卒
無子庶弟壹奏奐後襲業爲將

孫賁漢末爲征虜將軍領豫章太守在官十一年卒
子鄰嗣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
在郡卅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脩理

凌操爲破賊校尉從大帝討夏口中流矢死子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苑國事拜統別部司馬
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統卒二千烈封年各數歲帝內
養於宮後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烈有罪免
封復襲爵領兵

孫河爲將軍屯京時丹陽太守孫翊遇害河馳赴宛陵爲都督矯覓郡丞戴員所殺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大帝聞亂從椒丘還過州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帝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喜之即拜丞烈較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置長吏一如河舊

步騭爲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赤烏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

侯

諸葛瑾爲大將軍領豫州牧赤烏四年卒子融代少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朱績爲建中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

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以恚恨遂托任發詣建業治病使子異攝領部曲桓卒異拜都騎都尉代桓領兵

陸遜爲上大將軍卒子抗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抗累遷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三年卒子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

爲裨將軍夷道監景爲偏將軍中夏督機爲牙門將
全綜爲綏南將軍領東安太守嘉禾十二年卒子懔
嗣襲業領兵

鍾離牧爲前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子禕嗣代領兵
晉羅憲爲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領武陵太守泰始
六年卒子襲爲江陵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
王遜爲南夷較尉寧州刺史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
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較尉寧州
刺史假節

魏浚爲楊威將軍假河南尹爲劉曜所得遂死之族
子該領其衆懷帝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
使討劉曜成帝時卒從子雄統其衆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卒於雍丘以逖弟約代
領其衆

周訪爲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大興三年
卒子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西郡軍事加
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子楚監梁
益二州假節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太和中梁州刺史
楊亮失守楚遣其子瓊討平之是歲楚卒瓊代楊亮
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較尉桓温以梁益多

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撫弟光子仲孫監梁豫益州之三郡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

邵續為平北郡將軍假節冀州刺史後為石季龍所得元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推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忘身勲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眾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宋檀祗晉末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中事至羅落橋從父建武將軍憑之戰沒之後乃以憑之所領兵配

祗京邑既平參領將軍事

梁夏侯夔為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茲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大同四年卒子譚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

陳歐陽頴長沙臨湘人有聲南土蕭勃死後嶺南擾

高祖授頴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

頴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頴至嶺南皆攝伏仍進廣交

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

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紇頗有幹

累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嘗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

程靈洗爲安西將軍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子文季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

胡穎爲左將軍吳興太守弟鏐亦隨穎將軍天嘉元年穎卒鏐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太守

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以其子敬成監郡天嘉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銳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武將軍豫章太守

後魏長孫嵩代人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

皮豹子爲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豹子子喜孝文初拜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

後周王思政爲大將軍陷於東魏其子康沉毅有度量後爲太祖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

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待配之

李遷哲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建德三年卒子敬猷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累遷大將軍唐李抱玉寶應中爲澤路陳鄭節度使從父弟抱貞以澤州刺史爲節度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貞仍領留後德宗即位拜簡較工部尚書充昭義軍節度等使

田神功爲宋州節度使大曆元年入覲二月宋州兵叛盜官庫財物而潰神功歿於京師以神功之弟曹州刺史神玉權知汴州留後

田承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大曆十三年卒從子悅爲中軍兵馬使勇冠三軍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代宗用悅爲節度留後尋加魏博等七州節度使興元元年承嗣子緒殺悅後奔出北門大將曹俊孟希祐等領從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日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緒魏博節度使貞元十二年卒子節度副使季安年絕十五軍人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節度使

李正已為平盧淄青節度等使建中二年卒子節度
觀察留後納擅總兵政興元元年四月歸順詔加簡
較工部尚書充平盧淄青節度等使貞元八年納死
軍中以納子青州刺史師古代其位而上請德宗因
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充平盧及青淄齊節度
等使

南承宗為徐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興元元年卒以
其子明應起復知軍事

劉怵為幽州節度使長子濟以兼御史中丞充行軍
司馬貞元元年怵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

帥德宗從之累加簡較兵部尚書

程日華為橫海軍使簡較工部尚書兼滄州刺史貞
元二年卒其子兵馬使試殿中監懷直自知留後事

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權知滄州刺史橫海軍事尋
授節度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其從父兄懷信

因眾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除龍武統軍懷信
代為橫海軍節度使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十三年

九月正授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卒以其子副使兼
御史中丞大夫執恭為起復左驍衛將軍滄州刺史

橫海軍節度使

張孝忠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子昇雲以父蔭官累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克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茂昭九年正授節度使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等使貞元十六年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使軍衆請於朝廷乞授建封子愔旄節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順宗初正授武寧軍節度使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長子士貞

較工部尚

書爲副使貞元十七年武俊卒士貞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長子承宗以御史大夫爲副大使元和四年士貞率三軍推承宗爲留後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乃授成德軍節度使李愿元和末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會鄆帥不恭奉命攻討屠城下邑繼有所聞朝廷甚多之無何有疾召以其弟愬代領其任

田弘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穆宗初鎮州王承宗卒以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明年七月軍亂遇害時弘正子布斤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涇原乃急詔布至起

復爲魏博節度使乘傳之鎮

劉悟爲昭義軍節度使寶曆元年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故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河北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曲爲奏請此將作監主簿起復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副大使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等使

王廷湊爲成德軍節度使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太和八年十一月廷湊卒三軍推元逵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簡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

節度使子紹鼎爲節度副使鎮州左司馬知府事大中十一年二月元逵卒授紹鼎起復簡較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其年七月卒子景崇爲嫡時年幼宣宗詔以王訥爲成德軍節度使以紹鼎弟鎮度副使鎮府左司馬知府事紹懿爲御史中丞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尋正授節度使歲餘卒初紹懿既立以景崇爲都知兵馬使鎮府左司馬及紹懿數月疾篤知府事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托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惷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年幼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

已而卒時監軍在帝具奏其理命宣宗嘉之詔授簡
較右散騎嘗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尋正授節
度使中和二年十一月卒子鎔始十歲三軍推爲留
後行軍司馬憲權夷與三軍等進奏曰臣等有狀請
監軍院請故使男節度副使鎔權知軍府事尋蒙監
軍使李彥融列鎔所請勾當訖僖宗因授旄鉞簡較
工部尚書

何進滔爲魏博節度使開成初卒子弘敬襲其位文
宗就加節制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懿宗尋降符節
子孫相繼四十餘年張仲武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
元年卒子直方以節度副使襲父位

張允伸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十三年卒允伸領鉞
凡二十三年子簡會以節度副大使簡較工部尚書
權王留事

李全思光啓初爲盧龍軍節度使尋卒子威自襲父
位稱留後

韓允中爲魏博節度使乾符元年卒子簡自節度副
使檢校工部尚書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正授
節度使

王重榮爲河中節度使光啓三年六月爲部下嘗行

儒所害行儒推其弟重盈為帥太原節度使隴西郡

王後唐表聞僖宗授以旄鉞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

重榮兄重簡子行軍司馬珂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趙犖為忠武軍節度使大順中卒初犖以仲弟昶為

防遏都指揮使同心王事共力軍功乃下令盡以軍

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詔授昶兵馬留後數月犖

卒昶遷節度使乾寧三年卒昶弟翊自行軍司馬知

忠武軍留後尋正授節度使

王處厚為義武軍節度使乾寧二年九月卒三軍以

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部為留後朝廷從而命之

授以旄鉞光化三年部奔太原三軍推處厚母弟處

直為留後汴師梁太祖表授旄鉞

羅弘信為魏博節度使光化三年遇旱雩祭於郭璞

祠暴卒八月制以弘信子節度副使紹威起復雲麾

將軍充本軍兵馬留後尋授節度使紹威梁開平中

卒子周翰繼為魏博節度使

孟方立為邢洛節度使龍紀元年六月卒三軍推其

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

後唐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跋氏之族拓跋思

恭唐僖宗時為夏州節度使破黃巢有功賜姓李氏

思恭卒弟思諫繼之開平三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
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彝昌遇害時仁
福爲蕃部都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爲帥梁祖降制
授定難軍節度使長興四年卒子彝超嗣明宗制授
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弟彝興時爲夏州行軍
司馬二軍推爲留後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
彝興乾德五年卒子光獻繼其位

韓遜爲靈武節度梁貞明初卒三軍推其子洙爲留
後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天成四年卒朝
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同光二年卒遺奏其長子彰
義軍節度使從曦知鳳翔軍府事莊宗詔起復授鳳
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高萬興爲彰武保大兩鎮節度使同光三年十二月
卒於位以其子保大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允蹈權典
留後天成初起復簡較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初
允蹈移鎮邢州堂弟允權以虜施令罷歸延州漢高
祖即位初郡兵逐其帥周密以允權知留後事尋節
度使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天成二年卒以其子行軍司

馬從誨知軍府事明宗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漢
乾祐元年卒子保融嗣其位保融建隆元年卒保勗
自行軍司馬襲保勗四年卒保融子繼冲襲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長興二年卒初殷既病差教練
使歐弘奏云臣病疾多時不任公事乞以男武安軍
節度副使充洪鄂等道四面行營副都統希聲充本
鎮節度使明宗降制以希聲爲潭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運等使希聲未周歲不
卒三軍又立其弟朗州節度使希範知留後事襲位
明宗制授武安軍節度使漢初薨於位子岳奴年幼
希範弟節度副使希廣襲其位漢高祖制抄簡較太
師兼中書令充武安軍節度使

錢鏐爲吳越國王長興三年薨其子元瓘時爲鎮海
鎮東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先是鏐既年高欲立嗣
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於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於
庭謂之曰予病不起矣吾兒皆懦恐不能與爾將吏
爲帥與爾輩訣矣湏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
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
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即出魚鑰數箱於前
謂其子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物鏐薨元瓘

遂襲父位四年遣將作監李錯起復元瓘官爵晉天福六年薨子佐襲父位漢初以疾薨弟侗襲位未踰年為大將胡進思所逐遷於別第以甲士接送幽於錦軍時侗異母弟俶為温州刺史衆既無帥進思即迎俶立之乾祐元年授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晉曾議金為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等使天福五年二月卒以其子元德襲其位

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武勝等州觀察等使乾祐二年舉族入覲少帝命其子德宸為府州團練使授從

阮武勝軍節度使

周馮暉為靈武節度使廣順二年卒子繼業朔方衛內都虞候暉亡二軍請知軍府事因授簡較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

將帥部 九十八

馮復

失士心

黃國琦較釋

夫自任則必前訓彼非復諫不從昔賢策戒州大

其之變為六月命而解脫是縱狼反自專為識者之

所非其家志所忌而行之自若處之不疑至於敗

事大漢文之知每于其方是其所亦將將之

道所宜深察者也

荀瑤為晉大夫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

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

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株之門鄭人俘鄒魁壘

鄒魁壘晉士賂以致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

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如入知伯

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藹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

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不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

趙襄子由是慕知伯慕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

後漢呂布為左將軍故狼狽相蕭建為臧霸所襲破

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攻

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眄遠近自然畏伏不且輕

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

暴果登城固守布不能拔乃引還下邳順每諫布言

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

軍舉事不肯詳思輒喜言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

不能用

袁紹為冀州牧與曹公相拒於官渡許攸說紹曰公

無與曹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

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自當先圍取之張郃又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復不從之紹果後敗

周慎為車騎將軍張溫裨將溫討邊章章敗走溫遣慎將三萬人追擊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羗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圍峽及斷慎運道懼乃棄輜重而退

魏曹休為人司馬征吳於夾石口瑯邪太守孫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

蜀關羽為前將軍攻曹仁於樊降于禁等威震華夏孫權遣使為子索求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

怒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樊等乃罵曰俗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成汝耶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

馬謖為諸葛亮參軍亮伐魏拔謖統大眾在前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牙門將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

姜維為衛將軍議欲出軍伐魏征西大將軍張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

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
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
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
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
翼亦不得已而行

吳朱桓爲前軍性護前耻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
不得自繇輒嗔恚憤激

諸葛恪爲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有輕敵之
心與魏戰克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殺出罷勞同辭
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

論論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平
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
侯自恃兵強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
危恣情縱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
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
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強大吞滅衆袁北方
都定之後曹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
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
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
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伍子胥目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矣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况其強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北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持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幼小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遠未得施用當今代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

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知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

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繼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自已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蟻虱將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或不立爲今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初滕胤與恪俱受遺詔輔政恪將悉衆伐魏裔諫恪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恪曰諸云皆不可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籍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於是遣衆出軍始失人心

晉劉琨爲并州都督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

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

苟晞爲大將軍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重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進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向禮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

苒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稱兵卓露檄遠近率所統致討次猪口王師敗績卓徑還襄陽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人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

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遣
卓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於寢傳首於敦

庾亮爲中書令蘇俊之役假節督諸軍司馬陶回謂
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
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繇小丹
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
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殷浩爲楊州刺史與桓溫不協時王羲之以國家之
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
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
爲姚襄所敗

劉毅爲衛將軍時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
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
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
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
畢將居前撲之尅日平之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
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
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
萬發始熟次桑落州與賊戰敗績

宋王玄謨爲寧朔將軍伐魏受輔國將軍蕭武節度

玄謨向碣礮戎王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魏率大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衆軍亦盛噐械甚精而玄謨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遂敗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時到彥之北伐大敗魏軍乘勝破青部諸郡國思話欲委州保險濟南太守蕭順之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

南齊胡諧之爲中庶子西討巴東王子響詔以鎮軍張欣泰爲副狀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據江津尹畧等見殺

梁李奉伯爲益州中兵叅軍時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逼郡刺史劉季連遣奉伯討擒之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恃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

曹景宗爲鎮軍將軍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

後魏趙郡王幹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詔以李愬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佐之而愬等諫諍幹殊不納

劉昶爲大將軍征義陽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法曹參軍陽固啓謀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稱兵入雒榮私告慕容紹宗曰雒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其所棄之公旣身控神兵心

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良策深願三思榮不從辛纂爲荊州刺史時蠻首樊五能破折陽郡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折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城檄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但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脩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折陽如棄鷄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

遣兵攻之不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關西宇文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唯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後周賀拔岳仕魏爲關西大行臺時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怙衆密通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俱討泥至於河南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

隋崔弘度開皇中爲陵州總管高智慧等作亂復以爲行軍總管出泉門導隸於陽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容優之

唐馬元規武德初爲慰撫山南使時賊帥朱粲新敗鄧州刺史呂子臧率所領數千人與元規并力擊之子臧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如更遷延部衆稍齊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元規又禁之不許得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拊膺曰言不見從者今茲坐公死粲果率兵圍之城陷元規遇

害

淮安王神通武德初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寇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吾何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勲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饑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

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建德軍且至遂引馬而退後三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

所陷

高祖令神通持節安撫趙魏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走聊城神通兵躡之秘書丞魏

微謂

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營人為其固守若兵至而莘不降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追之

易同

俯拾未若以攻其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之用如其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必不下矣不能克莘而

遠迫

化及恐亦勞而無功化及若不即降攻之旬月可陷莘人阻我糧運士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

神通

不從軍

次莘

果不下

失士心

士為日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申叔時日德以施惠戰所由克是知將帥之道師克在和士卒之心理不可失善為將者動之以善濟之以仁惠洽投醪恩均挾績反是道者鮮不敗焉夫同甘苦共勞逸多禮下士善撫勤恤此將帥之易也蹈城湟冒鋒刃捐捨親戚不顧軀命此士卒之難也夫其所易要其所難而莫謀夫竭其才勇士罄其命不亦難哉

陳勝字涉陽城人

地里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地里

志屬淮陽夏

勝少時與人傭耕

與人與人具也傭耕言受其催直為人耕

言賣工傭也

輟耕之壟上

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日

苟富貴無相忘

一日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日若

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日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

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膚切

秦二世元年勝立為

陳王勝王凡六月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初為王

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日吾欲見涉

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

辨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

時舍而不縛也

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

呼謂之火喚也

故切 廼召見載與歸人宮見殿屋帷帳客日夥涉之

為王沈沈者

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遠也沈音長舍地

楚人謂多為夥故

天下傳之夥涉爲王孫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
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
皆自引去繇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
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
苛察爲中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晉新蔡王騰鎮鄴爲羣盜汲桑等攻陷而死騰性儉
吝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穀升帛各丈尺是
以人不爲用

周札爲右衛將軍會稽內史爲李弘所襲見殺札世
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
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
士卒莫爲之用

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
事旣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
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
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苻晞爲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

刺史晞刑政苛虐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繇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傳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

宋殷孝祖為冠軍負其誠節凌鑠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并欲推治繇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

汝南侯堅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堅書佐董勳華白曇郎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

堅遇害

後魏侯莫陳悅為素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出帝

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

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正在一人諸軍

無怖衆皆畏伏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維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圍圍悅

北齊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神武起義

為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彭城珍御下殘

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

唐陳政為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行至汲縣為

其部下蘭威所殺擁固其首投於東都王世充泉之

城外政恃才輕物馭下嚴刻故及於難
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恃法嚴暴無問親友必
皆斬之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郭英又為劍南節度使英又暴虐人不堪命為西山
兵馬使崔旰以麾下五千眾反討英又英又出軍拒
之遂奔於簡州州人斬首以送旰遂并屠其妻子

張鎰為鳳翔節度使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
鸞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
心軍司馬齊英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為亂乃遣楚

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鎰始以迎
駕心憂惑以為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
邊幅不為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玠李卓

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縱而走出鳳翔三十里及三子
皆為侯騎所得楚琳俱害之
殷仲卿為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為部下兵馬使

劉洽所殺仲卿馭下無政威惠不行故及於難
韓遊環為邠寧節度使初遊環入覲其將吏以遊環
子謀大逆又軍府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多闕及

遊環至京見德宗德宗特達委用因請築豐義城以
備寇且使歸鎮軍中多懼遊環以大將范晞朝素整

肅有聲畏其逼已廻至鎮求其過將殺之故晞朝懼而奔帝因召赴京師其遊環遣士衆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寧州戍卒數百縱掠而叛其無方畧失士心如此李融爲鄭滑節度初融疾甚召其副使鄭州刺史趙植將委以後事植旣至軍士頗不悅偏將張良率所領二百入劫庫兵授甲以攻中城城中更宿兵千餘人拒之城門將張粲自後擊之大將宋朝晏率兵又至良兵敗驅其餘衆及家屬夜濟河走衛州融驚駭明日卒

程懷直爲橫海軍節度使懷直出畋宿於野數日不恤軍士軍士頗凍餒大將程懷信懷直之從父兄也因衆怒遂閉門不納懷直奔赴闕

王佖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佖在鎮無智術以馭下若嘗猜忌乃多殺人以懼之衆益不附及召至踰月而授以諸衛將軍

李進賢爲振武節度使初進賢領使事怠於恤下判官嚴澈年少用事以刻剝爲能邊軍苦之初廻鶻之上鷓鴣泉也振武發營將楊遵憲以五百騎赴於東受降城所給資糧其價多不實及至鳴砂其將屋宿而師衆暴露軍士益忿至夜各負一束薪積將舍而

焚之卷甲而還進賢既令歸次而漏其責言下益不安遂燔城門而攻進賢既帥左右射之不能止乃縋而亡

李瓚為桂管觀察御軍無政為卒所逐貶死

韋士宗貞元中為黔南觀察使黔中宴役將傳近何遷等作亂逐出士宗蓋士宗苛刻軍州不安奔赴施州

王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偏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又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數因公事訾罵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帝判官張敦實李鉅甫等同遇害

韓全義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大寒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崑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全義方獲赴鎮

李道古為鄂岳都團練使時吳元濟叛道古攻繇州寇其羅城乃進攻其城中城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

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初李定守安州未嘗退卹及道古誣奏定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關士卒驕惰賜給多關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巴士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以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卅州外城而不能拔

盧垣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在鎮三年後請收墾月軍吏糧料以助行營人多非之

李愿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屢以厚賞安士心及愿之至帑藏耗矣而愿悉其奢侈門內數

百口皆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旣不及弘靖時又

娯於酒色不親政事以嚴刑馭下人心皆怒愿復令

其妻弟竇緩領親兵宿直衙內緩素驕恣贖貨無厭

兵士忿之於是宿直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

因人之心結謀爲亂夜取宿直刀入竇緩帳斬其首

因大呼衙內聞而響應遂叩愿門愿與一子及左右十數

人露髮而走登於城北樓懸縋而下越濠水得及外城

復踰而逸比曉行十餘里遇野人以驢負薪賣於城

者愿奪而乘之馳入鄭州界亂兵求愿不得得妻殺

之二三子伏匿得免姬妾三十餘人軍士分取馬又殺

其私驅奴僕二十餘人

張弘靖代劉總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郡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槨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誣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盡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

杜元穎出相為西川節度使減削軍食以務畜聚人頗苦之於西南兩路防守戍卒悉大為減省衣糧給與又不以時代其戍卒饑寒者反取給於蠻戎成都府動靜好惡蜀人反為蠻之鄉導以是寇及于城元穎方覺知蠻帥恣為俘劫數日而去

後唐李克恭為昭義節度使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維三州將有事於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馬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於武皇軍使安建惜其兵不悅克恭令裨較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

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果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衆三千

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九

無功 奔亡

無功

夏書曰愛克厥威允罔功是知典國兵柄爲人司命苟泥於膠柱之說必坐致輿尸之凶然而雄不竝立戰乃危事客主之勢勝負交變若乃中人之將僅呼

兒戲謀不慮始事或過舉雖非敗乃大事抑以挫乎
國威其有夙負能名克貞師律練攻守之術習鬪擊
之技或以天時弗順地利非便強弱異態遠近不屬
而能按隊以退承詔而還始守重閉之方庶免喪師
之咎因是降黜亦無負於士衆焉

蕪頗為趙將奔魏楚聞之因使人迎頗頗一為楚將
無功

漢李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
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代
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

李廣元朔六年為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

侯者中猶克也克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率謂軍功
封賞之利法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及其下率
亦而廣軍無功

郭昌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為收胡將軍屯朔方還
擊昆明無功奪印

公孫敖為因杆將軍天漢元年出河西與強弩都尉
會涿邪山亡所得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天漢三年將六萬騎步兵七萬

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

將軍韓悅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即韓因杆將軍敖將

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餘
吾水比 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 力慘切重者直用也 而單于以十萬騎待

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
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至征和

三年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從趙信城北
即郅居水 即音丁禮反 郅音之日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渡餘吾水

六七百里居兜衍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渡姑且水御
史人大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從侯道而追之不見 虜而還也邪音似噤

及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

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
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

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

後漢王霸建武九年為討虜將軍與吳漢及橫野大
將軍王嘗建義大將軍朱祐破虜姦將軍侯進等五

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于高柳匈奴遣騎助芳
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雒陽令朱祐屯嘗山王嘗

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嘗守領屯兵

如故霸又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繇于
崞繁時不尅

馬援建武十九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
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
還

任尚為征西較尉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別種滇零與
鍾羗諸種大為寇掠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與
尚擊之騭尚軍大敗遂寇抄三輔朝廷以鄧太后故
甲拜騭為大將軍封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
復遣其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

利衆羗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羗縣鍾
羗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
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漢中太守鄭勒
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又詔任尚將吏
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五年春任尚
坐無功徵免

馮煥為幽州刺史建元元年正月率二郡太守討高
句驪濊貊不尅

任涉初為涼州從事順帝陽嘉三年刺史孟他遣涉
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

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滇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董卓靈帝時拜爲東中郎將討先零羗竝不尅又與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竝無功而還

魏曹真爲大司馬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真發長安從子五道南入司馬宣王所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天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明帝詔真還軍

蜀姜維爲衛將軍後主延熙十六年夏率軍數萬人

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衛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維門維糧盡退還十七年出狄道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大將軍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雒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以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駐于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謂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

吳呂岱爲昭信中郎將漢建武十六年代岱督郎將尹

異等以兵三千人西誘漢中賊師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大帝遂召岱還

朱然為車騎將軍右護軍嘉禾三年大帝與蜀克期大舉大帝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諸葛恪為太傅荆揚州牧督中外諸兵大元二年三月率兵伐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兵退初恪欲出兵諸大臣同辭諫恪恪不聽違衆出兵大發州郡二十餘萬衆百姓騷動恪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水泄下流

病腫者大半死傷塗地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兵而去士卒傷病流連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御徐乃旋師

陸抗為鎮軍將軍景帝末安七年三月與撫軍步協征西將軍劉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憲抗等引軍還

丁奉為右大司馬左軍師吳孫皓建衡元年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吳主怒

斬奉等軍

李勗爲監軍建衡元年吳主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勗與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二年春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晉段匹磾爲幽州刺史推并州刺史劉琨爲大都督同討石勒歃血載書檄諸防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同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杯納勒厚賂獨不進乃阻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毛穆之爲右將軍西蠻較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符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之少退屯巴東病卒

宋劉敬宣爲冠軍將軍晉安義帝熙中高祖表遣敬宣率兵五千伐蜀旣入峽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退

張興世為遊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

劉道產為長沙王道璜驃騎將軍時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璜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叔父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

南齊垣崇祖初仕宋為輔國將軍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啓斷水注平地以絕虜馬明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魏主謂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耻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墜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

會天雨十餘日魏兵乃退龍沮竟不立

劉懷珍初仕宋為輔國將軍秦始初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諭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入寇徐兗已沒張永沈攸之于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永等而官軍為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

王廣之為左軍將軍太祖建元元年魏軍動詔假廣之節駐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帝許之以廣之為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獲坐免官

陳胡穎仕梁爲豫章內史隋高祖鎮京口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豫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廣不尅退還除曲阿令

陳詳爲宣城太守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尅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無功

蕭摩訶宣帝太建中自淮南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詔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後魏李栗道武時爲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衆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

古弼爲安西將軍與末昌王建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禾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爲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

劉昶孝文時爲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滿爲南中郎將南蠻較尉穎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爲內都大官先是河南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群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末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携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尅而返

淳于誕爲伐蜀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師次晉壽蜀人大震蜀宣武宴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雒州刺史與荊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尅而還坐免官

穆昭孝莊時爲尚書令司空公加侍中爾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爲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元顥入雒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返

席法友爲冠軍將軍梁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將出淮南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

後周董紹爲御史中尉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

梁州刺史閣內都督趙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

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武帝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王蕭歸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

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侯安都于湘州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謂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焉

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旣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捨我斤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

隋閻毗爲殿內少監從煬帝征遼東帝班師兵部郎中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投高麗栢崖城毗攻之二月有詔徵還

周羅暉當遼東之役徵爲本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落無功而還

段文振爲行軍總管率衆出廬州道以備胡虜無功

而還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三年二月定方頓兵于平壤城下高麗久不送款屬大雪泥濘遂解圍勒兵而退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嘗慨然有復河隍志大將野詩良輔潛發銳卒至隴西蕃戎大駭屬風雨暴至無功而還方更圖進取德宗慮其財力不足密詔止之馬燧德宗建中三年爲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

澶相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兵亦至魏縣與官兵隔江對壘三盜與魏縣軍中通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助勦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

嚴綬爲荆南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吳元濟叛朝議

無功

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帝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

范希朝元和中爲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番守率師討鎮州無功旣薨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

軍

袁滋爲彰義軍節度隋唐鄧申光觀察使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數年滋竟以掩留無功貶撫州刺史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爲天平軍兩使留後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令兵攻蓀縣不克而還

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明宗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專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畧人咸苦之及招討使孔循至得襄州小校竹龍之術乃

造竹龍二道傳於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領將士散
畧居民而廻詔訓赴闕尋責授擅州刺史
安從進爲延州節度使長興四年秋進攻夏州初王
師旣攻夏州州城卽赫連勃勃之故城也父老相傳
云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爲地道至其城基
如鐵石攻擊不能入李彝超昆仲登城謂重進曰孤
弱小鎮不勞王師功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
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黨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
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橐動計數千窮民
流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

班師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元年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
州命峻爲行營都部署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
甚急太祖憂其不守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
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不行幸時已降御札
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已過絳郃拒平陽一
舍賊軍熾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
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
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耻無功
計度城平陽而廻

若夫庸榮戟之賜參爪牙之任偶四方之多事當萬
乘之注意或時危勢促計窘途窮潛假息於隣邦乃
苟生於異域雖奔亡之一貫在心迹而則殊若乃合
謀而冀扶宗室唱義而將除巨猾摧鋒陷陣致權貴
之不平追叛失利爲強敵之見迫此皆理或可哀事
非獲已至如胡疑忌之心避誅夷之患兵拆勢窘携
妻子而去糧盡力殫與溝瀆爲期此故爲盡節之士
所笑死難之夫攸耻其餘瑣瑣何足算哉

後漢呂布爲中郎將與王允旣殺董卓允以布爲奮
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以爲不赦涼州人
由是卓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
氏遂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
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
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
大得僱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
布擊破張燕布旣恃其功更請兵于紹紹不許而將
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雒陽聽之承制使
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

乃使人鼓箠于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揚道經陳
 留太守張邈邈遣使迎之以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
 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
 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蝗虫少
 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
 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布見備甚敬之謂備
 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
 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
 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
 布語言無嘗外然之而內不悅

魏文欽為廬江太守冠軍將軍時司馬宣王已誅曹
 爽欽爽邑人乃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
 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嘗內懼與諸葛誕相
 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
 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

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命稟不幸嘗隸魏國兩絕於天下

側伏偶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

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鳥鳥之情竊懷憤

踊在三之義死于斃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

兵當共帥師掃除凶孽誠以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

薄徵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

威得展萬一僮什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
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謚上還所受魏使持節使前
將軍山桑侯印綬臨
表惶惑伏須罪誅

夏侯霸爲征蜀護軍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
子而玄于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爽遂召玄霸
聞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
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
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窟谷中糧盡殺
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
乃使人迎霸

晉牽秀司空張華請爲長史後張昌作亂長沙王又
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

孫惠爲廣武將軍時元帝遣甘卓討周馥于壽陽惠
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
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嘗
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

劉隗爲鎮北將軍督青徐幽平軍事時王敦作亂以
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幘大
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才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
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尅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
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携妻子及親

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
劉敬宣爲輔國將軍與其父牢之謀襲桓玄不克牢
之死敬宣奔喪哭畢卽渡江就司馬休之高稚之等
懼奔雒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于姚興興
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
聚義故玄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稚
之等共據山破之不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
散乃俱奔後燕

哀虔之爲輔國將軍時桓玄輔政虔之乃與寧朔將
軍劉壽冠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奔于後秦姚
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
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
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
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
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
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
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
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桓謙玄之從兄也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玄篡位封
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

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
稱藩于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及姚興請謙
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
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
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
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桓謙至蜀欲虛懷
引士縱疑之乃制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
曰姚王之言神矣後與縱弟譙道福俱下謙于道召募
百姓感其父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桓謐爲左衛將軍時宋高祖誅桓玄迎復安帝謐與

臨原主桓怡雍州刺史桓蔚中書令桓喬將軍何澹
之等奔于後秦姚興

馬敬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時荊州司馬休之襄州
魯莊之爲宋高祖所敗敬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
賜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輔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
範奔于後秦

魯宗之爲竟陵太守自以非宋高祖舊隸屢建大功
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益甚遂與休之合軍
敗還襄陽因與休之比奔善于撫御士民皆爲盡力
衛送出境盡室入後秦

符丕爲前秦將鎮鄴爲燕慕容垂攻之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慕容垂爲前燕征南將軍大敗桓溫等師旣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告其將孫蓋等權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後評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

歛成爲後秦後將軍時貳縣羌叛姚興遣成與鎮軍彭白狼比中郎將姚雒都討之成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

梁張綰高祖太清二年爲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

陳王僧辨爲衛將軍都督東土諸軍事侯瑱鎮豫章僧辨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辨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樊毅爲左衛將軍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殺奔齊

後魏董蠻榮陽人太武太平真君末隨父南叛爲南

齊寧州刺史孝文時光城蠻內附齊明帝遣蠻追討之官軍進擊執蠻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宮蠻雖自長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踈武不多識文字孝文引蠻於廷問其南事蠻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敘齊明篡襲始終辭理橫出言斐而辨孝文異焉以蠻爲衛騎校尉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蠻從軍景曜至雒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蠻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并云無足可慮蠻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鑠詣行在數而斬之

王神念爲潁川太守宣武永平元年正月奔于梁賀拔勝爲驃騎大將軍荊州都督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走荊州爲侯景所敗率五百餘騎南奔梁

史寧爲荊州大都督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荊州寧遂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因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

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

賈顯度為兗州刺史初為爾朱榮所用及榮死度不自安南奔梁梁厚待之

叱列延慶為定州刺史與爾朱兆等拒義旗于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渡口齊仲遠南竄延慶比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雒從王于并州

北齊斛律平初仕後魏為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為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眾南出至黃瓜堆

為杜維周所破部落離散乃歸爾朱榮待之甚厚

王則為荆襄六州都督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後周獨孤信為後魏荆州刺史東魏遣其將高敖曹侯景掩至信以眾寡遂率麾下奔梁

蕭世怡梁元帝時為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不就乃奔于齊

梁朱瑾唐末為兗州節度使兄瑄在鄆州及龐師古陷鄆州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于豐沛間瑾之二

子及大將康懷英叛官辛綰小較闢寶以城降于師
古瑾無歸路卽與承嗣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
處賓拒關不納乃走海州爲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
淮依揚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
趙明唐末以軍功歷肅峽二州刺史其兄凝領襄州
表明爲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
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旣平襄
州遣楊師厚乘勝趨荆門明懼乃舉族去峽奔蜀王
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
卒于蜀

劉知俊爲同州節度使奔李茂貞茂貞署荊州節度
使後爲茂貞左右石簡顒等讒間其軍政茂貞猶子
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
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顒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
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
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較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
帝遣霍彥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
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於成
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知俊以舉家入蜀終慮
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待之甚至

卽授僞武信軍節度使

劉嗣彬知俊之族子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較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卽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何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後唐安元信字子元代比人幼事太祖唐光啓中幽州軍與吐渾赫連鐸合從寇太原頗爲憂患太祖征吐渾平之遂入居庸元信時爲前鋒遇幽州軍少鬪之不勝太祖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定帥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較

晉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嗇禍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庶吏賈仁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鴆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

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詒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徒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南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汝州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之金陵李昇授以節鎮

尹暉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私竄欲泔汴水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皇甫暉少帝開運末爲密州刺史戎虜犯闕因掠其部民以奔至江南江南卽遣使具舟楫以送之行及秦淮暉心不自安因自投於水泔流百餘步而不沒舟人拯之而免後人或訊之云初落水如履一大石欲求溺而不得故獲免焉及至金陵禮遇甚厚僞署爲歙州刺史後遷僞奉化軍節度使

嬰君

子曰嬰君者無上天以賦武仲雖曰不嬰君者不

也是知嬰君者先聖之深戒也

服可以力求乃有仗鉞軍和建牙邊徼自言權輕不足
以鎮亂位下不足以威人負恃勲庸徼望光寵至
有請假王之號求橫吹之儀要賜戟之榮覬鳴騶之
盛阻兵以待旄節託詞以避險艱陳啓無厭驢慢斯
甚雖復幸亂罹之際苟姑息之私而天之害盈敗亦
旋至於戲後之為臣者當取戒于茲焉

漢韓信為大將部署諸將及楚方急圍漢王時信以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邊近填與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鎮同今權輕不足
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

且暮望而來佐我乃欲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晉桓冲孝武時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疾疫還
鎮上明表兄子石民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
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
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汪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
遭兄劬喪將葬辭不欲出于是謂將軍謝安更以中
領軍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為輜文武無堪
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宋羊希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

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明帝不許又請
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
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
釁備彰歷職累狀以_此刻畀擢授嶺南于上逞欲求訴
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

南齊垣崇祖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堂自比韓信白起
後破北虜增封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
增給軍儀啓帝求鼓吹橫吹明帝勅曰韓白何事不
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啓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
虜南海之心日夜以異况崇祖父伯竝爲淮北州郡
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
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
軍比瑯邪蘭陵二郡太守

後魏廣陵侯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
已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荅轉徐州刺史

明亮字文德平原亳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
員外嘗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
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嘗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
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宣武曰今依勞行賞
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至明在上

清濁攸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宣武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垂衆妄自求清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來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擴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宣武笑曰卿欲爲朕擴定江東剪平吳會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實副卿言辭勇不及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宣武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立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服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仍除太嘗卿

爾朱仲遠前廢帝時爲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于太梁仲遠遣使請准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隋李安爲郢州刺史弟哲爲上儀同安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軍左右將

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唐韋綬為興元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請賜門戟十二月將行又言家貧請賜錢二百萬請迴授子元弼官及至鎮不親政事無幾而卒

後唐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元年存審疾甚欲尋醫請除李紹宏為幽州監軍知州事降詔諭之不俞其請

張文禮為鎮州大將既殺王鏐請旌節于朝廷莊宗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冤魂輒敢邀

予旌節賓友賀曰王氏之冤實在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告命徐為後圖帝不得已而從之

晉趙在禮後唐莊宗同光末為按節指揮使屯貝州會軍士皇甫暉作亂遂引衆入鄴自稱留後明宗天成初授在禮滑州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封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制下在禮以軍情言語為辭竟不之任尋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後皇甫暉受陳州趙進受貝州在禮請除移楊思權後唐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

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劄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
唱倒戈以攻虔劄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詔唐末帝
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
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取紙一幅謂帝曰願殿下親
書臣姓名以志之帝命筆書可邠州節度使及卽位
授推誠奉國保又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簡較太保

周李仁福爲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慶四年三月
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彞超權知軍州
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彞超

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瑾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彞巖
爲節度副使彞超爲延州留後長興四年五月丁丑
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彞超附表臣奉詔受延州
留後尋欲赴任而軍民留連未容進發伏乞更容臣
周歲

違命

軍志有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機謀立斷寸晷
不移稱疾雷之勢決破竹之功幸而克勝猶然請罪
若乃倔强專欲蕪沛無成拔數奔之旆靡屢北之旗
遂作戎羞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光武建武元年率衆征赤眉禹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光武乃欲禹還
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微戰輒
不利徵古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
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
徒梁侯印綬有詔還侯印綬

蓋延爲虎牙將軍擊董憲建武四年董憲將賁休舉
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平敵將軍龐萌
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持郟則蘭陵必自

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救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
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等懼遂
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
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郟
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八年隗囂叛遣漢西屯長安從
車駕上隴遂圍隗囂于西城光武勅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兵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漢征公孫述攻

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
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
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
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旣輕敵深入
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
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
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董卓爲前將軍屯于扶風靈帝中平六年徵爲少府
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入奏胡兵皆詣臣曰
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羞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尉增異復上
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
又無壯事天恩詎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彌从
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比州効力

邊陲于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卓再違詔勅會爲何
進所召竟亂漢室

晉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哀帝興寧二年四月遣
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
赭圻遂城而居之

南燕平規慕容垂將也垂建節將軍徐嵩叛于武邑
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規曰但固守勿戰
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爲嵩所敗嵩乘
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去令支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高祖天監五年魏軍圍徐州
遣景宗與豫州刺史韋叡援之詔景宗頓道入洲待
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州尾高祖不
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備暴風卒起頗有滄溺
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
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
衆同進始知大捷矣

後魏公孫表明元時爲博士叅功勞將軍元屈軍討
吐京叛胡以功封筒安子時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
民反于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維
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

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
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殺傷明
元深銜之

穆壽大武時爲宜都王征東將軍及輿駕征涼州命
壽輔太子總錄機要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
諸將於宮大武別御靜宮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
順大武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捷連和今聞朕征涼
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北兵肥
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旣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
卒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

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
壽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
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
所爲欲築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太后不聽乃止
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大武還以無大損傷故
不追咎

任城王澄宣武帝時爲鎮南大將軍伐梁將攻鍾離
詔以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
水汎漲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之捷也此實將軍
經略勲有嘗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

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梁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迭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較尉史文淵軍主已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漲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落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中山王英宣武時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討梁下梁馬頭戍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

衆日費無訾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巖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迓亡或泉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擁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邈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就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以後天晴地燥馮陵是嘗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泥突意

外洪漲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尅成晴則攻勝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道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瘴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簿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尅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至揚州遣使州送節及冠

貂蟬章綬有司奏英經筵失圖按劾處死詔恕死爲民

唐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代宗大曆十年相衛節度薛嵩卒其弟寧爲衛將裴志清所逐率衆歸承嗣扇誘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赦應詔內侍孫知古使于魏州宣慰因曉示承嗣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先是成德王武俊隸州守將趙錡以城降納德宗累詔令歸之納乃請進海州以易之帝不許納又詭奏以趙錡於棣州旋領將士赴上

都當以州歸武俊苟遷延未決冀朝廷遂之堅意不可納悔懼方奏俟武俊歸田緒具州之四縣然以棣州付之詔令武俊退四縣之師納始奉詔其深趙德棣三千餘人從趙鎬至鄆若武俊悉請歸之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使韓滉爲相請于江淮收兵及聚財賦令玄佐西討及滉沒宰相張延賞停減官員收其俸料以資西討之用奏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布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當管州縣闕官員者或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校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

可碍也令請減天下官員收其祿俸重募戰士從玄佐收復河湟軍用不匱乏矣帝然之玄佐本爲韓滉所感勵決策西行及滉卒意亦怠焉又慮延賞資給不充因以疾辭西討帝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請令李抱貞西討抱貞已驕貴矣又辭不行時抱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命曇勸抱貞抱貞竟拒絕之

吳少誠爲淮西節度使貞元十三年九月少誠擅開洶刀河達汝州遣中使宣慰止之不稟受何進滔爲魏博大將史憲誠被害衆推進滔爲帥詔

割相衛等三州別為一鎮進潛不奉詔表言三軍不受

梁李讜為太祖元從騎將唐大順元年柳王貞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軍於盟津乃領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延責其罪戮之於河橋

李重裔為太祖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從柳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李重裔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李讜並戮于河橋

李彛超為夏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中彛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閣門使蘇繼顏齎詔促彛超赴任

擅命

傳曰大夫出疆存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又曰稟命則不威其或權百萬之師爭斯須之利觀釁而動見可而進勢若雷霆擊如鷹隼俟請期於千里將失笑于一時或知機而奮發蓋忠烈而內激者也蓋曰權宜不足垂訓幸於一勝獨聞待罪微有沮劓則何救哉與其矯命而勝未若師貞之吉履霜之戒其在

茲乎

漢韓信為相國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楚

邊近也

不為假王以填之

填所切

其勢

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

發信使者所齎書也

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

而汝也

乃欲自

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隰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

王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無錫侯多軍武帝征和四年坐追反虜到弘農擅弃

兵還贖罪免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

以聞免

段會宗成帝時為西域都護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

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

迎之于道隨所到而

逢迎之故口逢迎也

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

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

便盡還以檀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

後漢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

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光武以其不

奉詔勅令上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何進為大將軍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何太后不許進乃私呼左將軍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嘗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魏鄧艾齊王并露元年為征西將軍陳留王景元四年艾平蜀受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請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索弘等領蜀中諸縣乃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

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晉唐彬武帝時領護烏桓較尉右將軍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廐彬欲討之恐上侯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稭密奏之詔遣御史監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庾翼成帝時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及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李龍

石季龍也

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恐又欲決死遠東孰雖駟果

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懸江南將不異遼

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
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瀆水通流輒率
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太守袁真西陽
人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
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
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雒竊謂桓温可渡
度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未進屯合肥伏願
表銜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聞
拙遠不聞攻之久也于是并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
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

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叅軍孫綽亦致書
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
寇有敝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衆略復
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
達夏口輒簡卒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
處皆遠百姓所蓄穀草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
以向冬野草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
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曹
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
咫尺北去雒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

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
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効是以受任
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籍
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
請據樂鄉廣蓄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
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叅人
人之證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
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
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
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

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
兵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釁徒
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
或謂避襄淮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戎其計
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授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
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較尉胡賊五六百騎出
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于撓溝北破之死者近
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
典賓叅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
宣衆司馬應延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勲

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穆帝立兄永卒以家
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水所領兵自
配以兄子統爲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
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
佃積穀欲圖後舉

桓溫爲安西將軍領護南蠻校尉穆帝永和二年帥
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
伐蜀拜表輒行三年春三月乙卯攻成都府尅之及
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
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仗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

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
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
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
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仕
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主溫書
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自廼軍還鎮上疏曰臣近
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
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
稷省之惋愕不知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
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冠帶不滅國耻

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嘗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春秋陛下以聖獻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而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迹無韓彭之繫而反間起於曾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

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銷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雖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雒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及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安西將軍庾翼子爰之方之皆有翼風翼之疾篤也表爰之爲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尋爲溫所廢溫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

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爰之竝遷于豫章南齊王洪軌明帝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召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後魏崔僧淵爲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

唐薛萬徹爲右領軍鎮黃龍後坐擅將兵出境被殺入朝

楊猷爲荆南節度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代宗大曆九年擅出境浮江下到郢州詔許赴汝州猷遂泝漢而上復州郢州俱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

梁崇義以兵拒之

梁崇義爲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陽與同列李詔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乃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無何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

于頔爲襄陽節度使累遷簡較左僕射平章事封燕國公未幾不奉詔旨擅移軍於南陽朝廷幾爲之削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

交結 忌害

交結

朱穆有言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况乎總師律之嚴授闡寄之重而敢違背公路私相朋結者哉若乃始為勅敵終以膠固出處之際諂瀆是務附當

軸之勢託居中之權謀以姦成情以貨取至有造請宗室往還戚里合婚媾之好敦兄弟之契希進同寵蔽罪竊譽比周之迹斯露貪冒之志無厭雖曰僥榮何逃嗤鄙

魏鍾會為司徒都督諸軍伐蜀蜀後主既降於鄧艾姜維詣鍾會于涪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姜維字伯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晉何充康帝建元中自中書令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以避諸庾頊之庾翼將比伐庾冰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後魏甄琛孝明時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

唐章仇兼瓊為劔南節度使時貴妃從父子楊國忠

爲益州新都尉及貴妃有寵兼瓊以故引爲幕賓
安祿山玄宗時爲平盧兵馬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
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素譎佞善伺人情嘗曲
事利貞復以金帛厚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
美以奏之遂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中使往來皆厚
遺賂玄宗親信之天寶元年遂分平盧別爲節度以
祿山攝御史中丞爲之使二年入朝奏對玄宗益賞
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
平盧節度如故五載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
使表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利貞推美於前建侯

表薦于後右相李林甫亦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
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王昂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
法令務於聚斂以貨藩身代宗時元載秉政與載親
相交結拜刑部尚書

崔寧爲西川節度使時地險人富乃厚斂貨財交結
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必與之
故寬歷御史左司員外考功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御史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順宗時王叔文用事臯遣副使

劉闢將臯之意為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
太尉使某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某當以死相助
若不與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將斬之常執詎回
執不可

王鏐憲宗時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鏐以兩稅錢
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
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
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
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

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十年十一月為太子
少保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
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袁州以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
境上無威笑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
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
言其無軍政故擇之

鄭權自工部尚書自他徑求領南節度既到鎮則賂
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分權俸董運纔
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王播為淮南節度使以錢十萬貫賂遺恩俸求鹽鐵
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繁行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不納云一

敬宗寶曆元年以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播之再領鹽鐵不內宰臣聞薦是非之論紛然滿朝諫議大夫

獨孤朗等延諍久之帝竟不納

李祐無材能以善官文宗時累遷至金吾將軍祐小

將趙峯用詭譎通於中人祐因峯厚賂之授涇原節度使

高霞寓為右衛大將軍穆宗長慶六年為簡較工部

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等州節度觀察

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元和初隨高

崇文有功於蜀遂累承寵獎及討吳元濟擢為唐鄆

節度使挫敗降為歸州刺史霞寓廣行賂遺結納權倖

左遷未久已復進用及是拜諫官屢抗章疏帝竟不

納

後唐劉仲殷初為秦州節度使累年恃秦王親戚聚

財箕歛剝喪生民比戶咨怨流涕又招聚甲馬意在

掎角以應秦王然蜀人亦不敢窺邊及秦王誅大懼

閔帝即位遣使存問賜與甚厚仲殷表辭鎮守詔至

京師納政不允凡所蓄兵馬財貨貢奉殆盡遂留宿

衛會朱馮用事

朱馮弘昭也

以秦府之隙日夕憂懼貢奉

之餘秦州所存苞苴嘗行賂遺與韓昭嘗有舊末帝未至已潛結託帝方以大義咎朱馮而雪秦府韓昭昭嘗每言仲殷之強幹故清泰元年自上將軍復為宋州節度使

殷凝初仕梁為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末帝以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翼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倚撫彥章之短以聞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賄於趙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朱漢賓莊宗時為左龍武統軍明宗即位以漢賓奪前朝罷統軍為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為婚家天成末用為潞州昭義軍節度使

晉趙彥之深州人也始為鎮州軍士會後唐莊宗圍王德明於薈州彥之數請以強弩伏於東門外騎軍多不得進漸補至百人長城陷莊宗收之麾下與秦王重榮俱為散騎指揮使意甚相善有軍中十昆仲之契天福初彥之為關西指揮使重榮已領鎮州彥之請告葬父母與重榮相見遂留鎮州重榮視政之

暇畋獵飲博未嘗一日相捨

周馥驥初仕晉爲靈武節度使後入典禁兵兼領近
鎮恐朝廷縻留亦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
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簡較太師

忌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
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重之
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箠惡偏裨
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
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

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夏宗絕嗣隋亦
至矣

後漢鄧騭爲大將軍安帝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
涼騭以軍役方費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說太尉李修
以爲不可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詡兄弟以詡異
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詡歌賊甯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
朝歌長

梁冀爲大將軍時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異所忌補朗陵侯相

郭閔為梁州刺史時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

羗共寇并涼二州羗羗較尉段紀明將湟中義從討

之閔貪共其功稽留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

鄉舊皆悉反叛閔歸罪於紀明紀明坐徵下獄輪作

佐較羗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于是

吏人守闕訟紀明以千數朝廷知紀明為閔所誣詔

問其狀紀明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為長者

董卓為前將軍朱俊拜城門較尉卓擅政以後宿將

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

袁紹為冀州牧以臧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

姓復安在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

陽又董昭為紹所用而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

有隙紹有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獻帝至河內為張

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又呂布既歸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布摧鋒陷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眾

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

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西張揚合

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又紹之南征也別駕

田豐說之紹不從豐邈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

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必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劉表爲荊州刺史遣從事中郎韓嵩詣魏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爲太祖說太怒欲殺嵩考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公孫瓚爲幽州牧討胡無功劉虞代之虞至胡相率來降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問行詣虞瓚後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斬虞於薊市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魏程喜爲征北將軍屯薊時杜恕出爲幽州刺史護烏桓較尉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申程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于青州足下今俱仗節其屯一城其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見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勸事水

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

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

况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難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

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網中僕得此輩便欲歸
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詰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
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人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語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自解說程征北功名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
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糾之意
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在一意
宜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講也呼
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
之亦善謂君子自共其為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
遂深文

切怨

陶謙為徐州牧安東將軍時孫策渡江居江都謙深
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
呂範孫河俱就景

吳孫峻為大將軍支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

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啓自江都入淮泗以圖

青徐峻與滕裔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

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晉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周處為御史中丞諫夏侯

駿西征氏人齊萬年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時賊屯

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

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

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

之克令終言畢而戰沒

麴允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時雒陽傾覆閻昇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昂總攝百揆允心害昂功且規權勢因昂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昂走之

張春爲南陽王模世子保之將先是模旣爲劉粲所害都尉陳安歸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羗寵遇甚厚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請保貢獻不絕王敦爲大將軍驕傲自負有問上心其從弟稜日夕

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敦又素憚周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又陶侃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旣破杜弢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請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南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請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承侃風皆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

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入如廁諮議參軍梅陶
長史陳頌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
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
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旣達豫章
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下免又周訪平杜曾
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初敦懼社會之難
謂訪曰捨魯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
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
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
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

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遣王
環王統以申厚意訪投腕於地曰吾豈賈堅可以寶
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
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又
周禮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札兄子筵爲吳興內史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敦深忌之
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
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與充謀滅周氏使充
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于疆逼自古豐
難寧必繇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一

族必不靜矣周疆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
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業以鬼道療病
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
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嘗告札及其諸兄子
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叅軍卽營中殺筵及
脫弘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
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
出拒之兵散見殺又溫嶠爲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叅
綜詔命支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在

帝親而倚之甚爲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
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際
豈好動而惡逸哉誠謂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
還輦轂入輔國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
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
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鹿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
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思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
天下幸甚敦不納又庾亮爲中領軍時敦有異志內
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殷浩爲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後秦姚襄旣歸晉浩憚其威名乃遣人密殺之不得浩又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襄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比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比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較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方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

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故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

桓溫鎮荊州頗請范汪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之汪子寔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將相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又中軍將軍殷浩北征許雒師次山桑

而姚襄反士卒亡叛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
曰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
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
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
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
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
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
而百姓塗炭企延拯綏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
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便寇讎稽誅姦逆并起華夏
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

求苟免出次壽陽損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
力收合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
之屬反叛於苟陂竒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羗帥姚襄
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
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
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
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
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
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
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

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洪未忍誅殛直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

前趙趙染爲平西將軍時劉曜爲大司馬次渭汭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氏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敢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

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矚目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復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向東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宋朱齡石爲益州刺史時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旣

奔敗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縱自縊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徙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與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劉道隆為右將軍時蔡興宗為荊州刺史道隆專統禁兵任參內政以興宗強政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蕭梁穎達為江州刺史長史沈瑀性偏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

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偽降遷延以俟外救既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內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訴而退

王志玄為安東副都護劉正臣為平盧軍使天寶末

與志玄同拒祿山遙相應援正臣領兵自平盧來襲
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
志玄所配而卒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馬璘爲經原四鎮北庭節度時李晟爲都知兵馬使
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亂兵之中璘忌晟威名又
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爲右神策
都尉

李說爲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畧爲豐州刺
史甚有威名迴紇使至皆坐拜之于庭中後爲說行
軍司馬居疑帥之地執事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參軍入

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過景畧叱之
梅錄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
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
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畧皆嚴憚說
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爲內應歲餘
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場言景畧堪
爲邊任乃以景畧爲豐州刺史

韓遊瓌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侯德宗
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
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

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
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使辟孔戡爲書記戡數以事
爭論不從因謝病歸雜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
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
累請貶降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雒陽

劉士寧鎮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閭
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
事萬榮深怨之

王智興鎮徐州石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討滄州李

同捷公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
智興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雄立功請受一郡刺
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
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顯戮文宗
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梁賀環爲滑州節度使比面招討使時兩京馬軍都
軍使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
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
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
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環能

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環衷心忌之
一日與環同設伏於郊外環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
地崗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
故環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環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
老敵人環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朱珪所
誣環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
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
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尹皓爲華州節度使未帝貞明六年河東道招討使
劉鄩與皓攻取同州先是河東朱友謙襲取同州以

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未帝怒命鄩討之晉將
空嗣招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先是鄩與河
中朱友珪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鄩遣使齎檄
諭友謙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
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鄩遂構其罪言鄩逡養寇
俾候援兵未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河南尹張宗奭承
朝廷密旨逼令飲醢而卒

後唐高行珪爲安州節度使事多不遵法制副使范廷
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
從後廷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

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繇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
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
諫諍之不從令諸軍較列班延諍行珪聞之深銜之
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廷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
聞者寃之

西方鄴爲夔州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諫
其失鄴忿之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死於
獄中

漢王繼弘爲神德軍節度使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
弘所爲不法必切言之繼弘含怒以爲輕已乾祐中
因事誣奏之又奏觀察推官張制削官牒逐之因與
郭謹代竟令害制焉

